

三

你于是来到了这乌伊镇，一条铺着青石板的长长的小街，你就是走在印着一道深深的独轮车辙的石板路上，一下子便走进了你的童年，你童年似乎待过的同样古旧的山乡小镇。不过你已经见不到手推的独轮车子，代替那抹上豆油的枣木轴的吱呀声是满街直响的自行车铃声。这里骑自行车得有耍杂技的本事，车座上挂着沉甸甸的麻袋，在往来的行人，挑的担子，拉的板车和屋檐下的摊贩间摇晃穿行，少不了惹来叫骂，而叫骂在这一片叫卖讨价调笑声中倒也显得生机勃勃。你吸着酱菜，猪下水，生皮子，松油柴，稻草和石灰混杂的气息，两边的小铺面南货，酱园，油坊，米店，中西药铺，绸布庄，鞋摊，茶馆，肉案，裁缝店，开水炉子，草绳瓷器，香烛纸钱的杂货铺子，让你目不暇顾，一家紧挨一家，从前清以来就未曾有过多大变化。总敲着煎锅贴的平底锅的老正兴也恢复了被砸了的字号，一品香楼上的窗户如今又酒旗高挑。最气派的当然还数国管的百货公司，新翻盖的三层水泥楼房，一面玻璃橱窗就顶得上一家老的铺面，只是橱窗里的灰尘总也不见打扫。比较显眼的再就是照相馆了，挂满了搔首弄姿或戏装打扮的姑娘，都是当地有名有姓的美女，不像电影招贴画上的那些明星远在天边。这地方还真出美人，一个个如花似玉，托着香腮，做着眉眼，都经过摄影师精心摆布，只是着的颜色红的过红，绿的太绿。彩色扩印当然也有了，贴着告示，二十天取像，显然少说也得拿到县城里去冲洗。你如果不是命运的机缘，也许就在这小镇上出生，长大，成亲，也娶上个这样的美人，也早给你生儿育女。想到这里，你就笑了，赶紧走开，免得人以为你相中了哪位，无端的想入非非。你还就有那么多遐想，望着店面上的那些阁楼，挂着窗帘，摆着盆景或花，不由得想知道这里的人过的什么样的生活？有一幢门上挂着铁锁的危楼，柱子都是倾斜了，朽了的雕花的椽头和栏杆都说明当年的气派，这房主和他后代的命运就耐人寻思。旁边的一家店面里则卖的港式衣衫和牛仔裤，还吊着长统丝袜，贴着外国女人露出大腿的商标。门前又挂了块明晃晃的金字招牌，「新新技术开发公司」，也不知开发的是哪门技术。再往前，有一家堆满生石灰的铺面，这就到了街的尽头，前面大概是一家粉厂，一块空场子上钉着椿子，拉着铁丝，挂满了米粉。你折回头，从茶水炉子边上的一条小巷进去，拐了一个弯之后，便又迷失在回忆里。

一扇半掩着的门里一个潮湿的天井。一个荒芜的庭院，空寂无人，墙角堆着瓦砾。你记得你小时候你家边上那个围墙倒塌的后院让你畏惧还又向往，故事里讲的狐仙你觉得就从那里来的。放学之后，你总提心吊胆止不住一个人去探望，你未见过狐仙，可这种神秘的感觉总伴随你童年的记忆。那里有个断裂的石凳，一口也许干枯了的井。深秋时分，风吹着枯黄的瓦楞草，阳光十分明朗。这些院门紧闭的人家都有他们的历史，这一切都像陈旧的故事。冬天，北风在巷子里呼啸，你穿着暖和的新棉鞋，也跟孩子们在墙角里踝脚，你当然记得那首歌谣：

月亮汤汤，骑马烧香，烧死罗大姐，气死豆三娘，三娘摘豆，豆角空，嫁济公，济公矮，嫁螃蟹，螃蟹过沟，踩着泥鳅，泥鳅告状，告着和尚，和尚念经，念着观音，观音撒尿，撒

着小鬼，把得肚子疼，请个财神来跳神，跳神跳不成，白费我二百文。

屋顶上的瓦楞草，干枯的和新生的，细白的和葱绿的，在风中都轻微抖动，有多少年没见过瓦楞草了？你赤脚在印着深深的独轮车辙的青石板上噼噼叭叭拍打着，从童年里跑出来了，跑到如今，那一双光脚板，污黑的光脚板，就在你面前拍打，你拍打过没拍打过光脚板这并不重要，你需要的是这种心象。

你在这些小巷子里总算绕出来了，到了公路上，从县城来的班车就在这里掉头当即再回转去。路边上是汽车站，里面有一个卖票的窗口和几条长凳，你刚才就在这里下的车。斜对面有一家旅店一趟平房，砖墙上刷的石灰，上面写着「内有雅室」，看上去倒也干净，你好歹也得找地方住下，便走了进去。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服务员在扫走廊，你问她有房间吗？她只说有。你问她这离灵山有多远？她白了你一眼，这就是说公家开的旅店，她按月拿的是国家的工资，没有多余的话。

“二号，”她用扫帚的把手指了指开着的房门。你拎着旅行包进去，里面有两个铺位。一张床上绕腿躺着个人，抱了本《飞狐外传》，书名写在包着封面的牛皮纸上，显然是书摊上租来的。你同他打个招呼，他也放下书冲你点头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来了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抽根烟。”他甩根烟给你。

“多谢，”你在他对面的空床上坐下。他也正需要有人谈谈。

“来这里多时了？”

“上十天了。”他坐起来，给自己点上一支烟。

“来采购的？”你琢磨着问。

“弄木材。”

“这里木材好弄吗？”

“你有指标吗？”他反问你，满有兴趣。

“什么指标？”

“国家计划的指标呀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不好办。”他重又躺下。

“这林区木材也短缺？”

“木头倒是有，价格不一样。”他懒洋洋的，看出你是个老外。

“你是等便宜的价格的？”

“嗨，”他漫声应答了一下，便抄起书看。

“你们跑采购的见多识广呀，”你还得奉承他两句，好向他打听。

“那里，”他谦虚了。

“这灵山怎么个去法？”

他没有应答。你只好说你是来看风景的，哪里有好的去处？

“河边上有个凉亭，坐在那里看对面的山水，风景都不错。”

“你好生歇着！”你寒暄道。

你留下旅行袋，找服务员登了个记，便出了旅店。公路的尽头是河边的渡口。石条砌的台阶陡直下去，有十多公尺，石级下停靠着几只插着竹篙的乌篷船。河面并不宽但河床开阔，显然还不到涨水季节。对面河滩边上有一只渡船，有人上下，这边石阶上坐的人都等那船过渡。码头上方，堤岸上，还真有个飞檐挑角的凉亭。凉亭外摆着一副副差不多是空的箩筐，亭里坐着歇凉的大都是对岸赶集卖完东西的农民。他们大声聒噪，粗粗听去，颇像宋人话本中的语言。这凉亭新油漆过。檐下重彩绘的龙凤图案，正面两根柱子上一副对联：

歇坐须知勿论他人短处

起步登程尽赏龙溪秀水

你再转到背面，看那两根柱子，竟然写道：

别行莫忘耳闻萍水良言

回眸远瞩胜览风里灵山

你立即有了兴致。渡船大概是过来了，歇凉的纷纷挑起担子，只有一位老人还坐在凉亭里。

“老人家，请问这对子——”

“你是问这楹联？”老者纠正道。

“是，老先生，请问这楹联是哪位的手笔？”你问得更加恭敬。

“大学士陈先宁先生！”他张开口，露出几颗稀疏的黑牙，一板一眼，咬字分明。

“没听说过”你只好坦白你的无知，“这位先生在哪个大学里任教？”

“你们当然不知道，都上千年的人了。”老人不胜鄙夷。

“您别逗，老人家，”你解嘲道。

“你又不戴眼镜子，看不见吗？”他指着亭子的斗 说。

你抬头看见那未曾着色的一道横梁上，果真有朱笔写着：大宋绍兴十年岁次庚甲孟春立，大清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三月二十九重修。